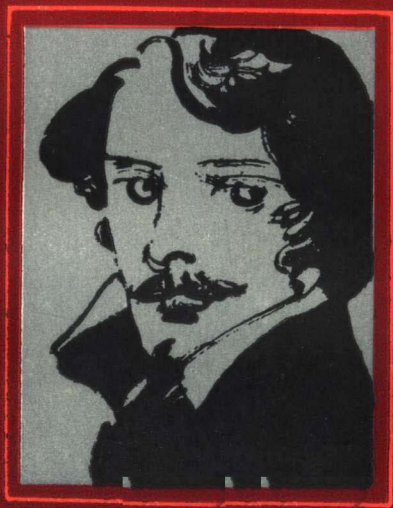


LAIMENG TUOFUZHUAN

〔苏〕维·马努伊洛夫 著 刘伦振 译



莱蒙托夫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

825.6
282

莱蒙托夫传

〔苏〕维·马努伊洛夫 著

刘伦振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莱 蒙 托 夫 传

〔苏〕维·马努伊洛夫 著
刘 伦 振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

ISBN 7—201—00499—9/K·75

定 价：3.90元

目 录

诗人与时代	(1)
童年	(9)
在莫斯科的少年时代 最初的诗作	(34)
在莫斯科大学附设贵族寄宿中学	(56)
在谢列德尼科夫	(69)
在莫斯科大学	(83)
在彼得堡的青年时代	(97)
悼普希金之死的诗作 第一次流放高加索	(116)
重返彼得堡 创作的繁荣	(137)
《当代英雄》	(176)
再度流放高加索	(192)
最后一次回到彼得堡	(200)
决斗与逝世	(210)
不朽的遗产	(216)

诗 人 与 时 代

我需要行动，我希望把每个日子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好象是伟大的英雄的幽灵，我根本不能理解，休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好象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我心中永远沸腾着、成长着。^①

米·尤·莱蒙托夫：

《1831年6月11日》

从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出生之日算起，岁月流逝，已是160多年了。跟他有一面之缘或亲自了解他的人，乃至他们的孙子和重孙，都早已不在人世。农奴制俄国，也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我们国家的面貌和她境内各族人民的生活，变得叫人不敢辨认了。然而，莱蒙托夫的文学遗产，正如过去时代天才艺术家和思想家创造的一切瑰宝一样，依然活在我们的心坎里，蕴含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里。

①诗后加·号者，均引自余振译本《莱蒙托夫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或《莱蒙托夫抒情诗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在莱蒙托夫的作品里，我们特别珍视的是他对美好未来的刚毅信心，对祖国各族人民和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对人们应当生活在和平与相互尊敬之中的坚定信念。我们钦佩的不仅是诗人针砭一切萎靡、自负和鄙俗习气的抗议力量，而且是他希望人们在壮丽的大地上生活得自由而幸福的强烈愿望。对于莱蒙托夫而言，生活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而斗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分外亲近，分外可贵。

在俄国文学史上，普希金是俄国新文学语言的缔造者和古典文学的奠基者，而莱蒙托夫则是他的事业的继承人。因此，别林斯基有权把莱蒙托夫的名字直接置于普希金的名字之后，而与果戈理的名字并驾齐驱。

别林斯基1840年还在《莱蒙托夫的诗》一文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普希金在自己最初的抒情作品里是人道主义的昭示者，是崇高社会思想的先知；这些抒情诗既充满光明的希望和胜利的预感，也充满力量和毅力。而在莱蒙托夫最初的抒情作品里，尤其是在那些特别能显示出他作为一位俄国当代诗人个性的作品里，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和用词遣句的豪放气概虽绰绰有余，但已经失去希望；它们冲击读者心灵的是愁思，是对生活和人类感情的不信任，尽管同时也在渴望生活，不乏丰富的感情……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普希金放纵于人生筵席的影子；处处充斥着使胸怀郁闷、使心灵冷却的问题……是的，莱蒙托夫显然是一位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诗人，而他的诗歌是我们社会历史发展链条中的

一个全新的环节。”^①

在尼古拉^②检查制度条件下，别林斯基不可能提到1825年12月14日在彼得堡参议院广场的起义和对十二月党人的镇压。然而，在谈到把普希金创作首批抒情诗（其中包括他的政治诗《自由》和《乡村》）的时代和青年莱蒙托夫跻身于俄国文坛的时代截然划分开来的界限时，别林斯基暗示的当然正是这一事件。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点：“把普希金与莱蒙托夫对比一下吧，还有什么能这样清楚不过地证明从1825年开始发生在思想界的变化呢！”^③

在看到同辈人中的优秀分子命中注定不得不无所作为、白白消耗掉自己的精力时，莱蒙托夫痛心疾首。只有这位大无畏的诗人、思想家和公民，才能认清自己时代的这一悲剧，并勇敢地揭示它。关于莱蒙托夫对待他周围的俄国现实生活的严峻态度和毫不妥协的精神，赫尔岑正是这样理解的。他阐明了表达30年代优秀分子思想意向的诗人与尼古拉国家农奴专制制度之间这一社会政治冲突的历史意义。

在贵族革命遭到镇压，而赫尔岑尚未展开革命宣传活动的环境里，“从孩提时代起，就不得不适应那持续不断的猛烈风暴，苟安于无法解答的疑窦、痛苦万分的真实、个人的脆

①《别林斯基全集》卷4，第502—523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下引版本同此。

②1825—1855年在位的俄国沙皇。

③《赫尔岑选集》，30卷本，卷7，第224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下引版本同此。

弱和每日的屈辱；从最娇稚的幼年起，就不得不养成对激荡心灵的一切隐而不露的习惯，不仅对内心里蕴蓄的一切滴水不漏，而且相反，要让那里沉积的一切在无言的愤怒中成长；还需善于出自挚爱而憎恨，出自仁慈而鄙夷；还需练就一副铮铮傲骨，为的是镣铐加身而昂首屹立。”^①

莱蒙托夫便是这一过渡的艰难世代的诗人。赫尔岑肯定说：“他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都太年轻了，没能参加12月14日的起义。我们虽然为这个伟大的日子所警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和流放，我们被迫沉默着，忍着眼泪学会了缄口不言，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来——那是怎样的心思啊！那不是使人开朗的自由、进步的思想，而是怀疑、否定、充满愤恨的思想。莱蒙托夫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感情，不能象普希金那样，在抒情诗的意境中求得超脱，他在自己的一切幻想与享乐中拖着沉重的怀疑主义。刚强而又阴郁的思想从没有离开他的头脑，——这思想渗透了他所有的诗篇，不需要用诗的花朵来装饰自己；莱蒙托夫的沉思孕育了他的诗、他的痛苦、他的力量……另一种情况也使他不幸：他太敏锐了——他毫不留情，实事求是，勇敢地道出了许多想法。”^②

关于莱蒙托夫作为人和诗人成熟的那个时期，弗·伊·列宁写道：“农奴制俄国死水一潭，纹丝不动。反抗的只是极少数贵族，他们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显然软弱无力。但

①《赫尔岑选集》，30卷本，卷7，第223—224页。

②《赫尔岑选集》，30卷本，卷7，第225页。

贵族优秀分子促成了人民的觉醒。”^①

对1825年12月14日起义的镇压，“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的痛苦革命尝试，这一切促使俄国文学特别有力地提出关于人民和人民性的问题。

还在普希金生前，年轻的莱蒙托夫就几乎与他同时，着手研究这一问题——起初是在少年时期的戏剧、抒情诗和第一部取材于普加乔夫起义时代的历史长篇小说里，然后是在成熟年代的创作里。别林斯基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指出了莱蒙托夫创作的民族性。别林斯基认为，这是“他极为丰富的诗篇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示了他伟大的才华”。^②

诗人动荡不安的生活充满着严峻的考验，这无助于他埋头文学创作，但却使他接近了人民。他经常面对着的是俄国的农民、士兵和他们日常的劳作。专横跋扈的尼古拉统治下的俄国，与莱蒙托夫是格格不入的，但他怀着赤子之情，炽热地爱恋着人民和养育他的俄罗斯大地。在他最优秀的诗作之一的《祖国》里，他把这种爱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我爱——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草原上凄清冷漠的沉静、

它那随风晃动的无尽的森林、

它那大海似地汹涌的河水的奔腾；

我爱乘着车奔上那村落间的小路，

用迂缓的目光透过那苍茫的夜色，

①《列宁全集》，第5版，卷23，第398页。

②《别林斯基全集》，卷4，第517页。

惦念着自己夜间的宿地，迎接着
道路旁荒村中那点点颤抖的灯火；

我爱那野火冒起的轻烟、
草原上过夜的大队车马、
苍黄的田野中小山头上
那一对闪着微光的白桦。
我怀着人所不知的快乐
望着堆满谷物的打谷场、
覆盖着稻草的农家草房、
镶嵌着浮雕窗板的小窗；
而在有露水的节日夜晚
听着醉酒的农人笑谈，
观看那伴着口哨的舞蹈，
我可以直看到更深夜半。*（Ⅰ，177）①

莱蒙托夫写作，不仅在自己幽静的书斋里，而且在夜路上，在客店、驿车乃至执勤的团队营房和禁闭室内、在野营途中、在行军帐篷士兵的火堆旁。他凝视着祖国一望无垠的广阔天地、倾听着车夫、北高加索哥萨克的歌谣。他的《波罗金诺》、《哥萨克摇篮歌》、《捷列克河的礼物》和其它许多诗篇，就是这样在跟人民的接触中产生的。

莱蒙托夫的人民性——既渗透在他的平生经历，也渗透在他的创作之中。莱蒙托夫广泛接触他同时代的历史现实，

①此后，凡出自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1957年版《莱蒙托夫文集》中的引文，只注卷次（用罗马数字）和页码（用阿拉伯数字）。

这对他塑造商人卡拉希尼珂夫和他忠实的妻子阿丽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这样强有力的人民性格是大有帮助的。但即使是在具有深刻个人性质的抒情诗里，莱蒙托夫也表达了19世纪30年代俄国优秀分子的意向和思索。在这方面，他写出的几乎全部作品（包括最含蓄的抒情诗），都是历史文献，而莱蒙托夫的长诗、戏剧，尤其是散文，则是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编年史。

而他说出的每句话，每个字都不是浮泛的，而是经过痛苦的体验得来的。别林斯基在《1844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论及莱蒙托夫时写道：“……他的趋向，他的思想，——就体现出他本人，他自己的个性，所以他常常表述出伟大的感情、伟大的思想而又完全确信他没有说出任何特别的东西。”^①

杜勃罗留波夫在莱蒙托夫的作品里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莱蒙托夫的十首诗向我们表述出来的他的性格、观点、趋向，远比某位新派诗人在几十首诗里表述出来的东西多得多，虽说在这几十首诗里，那位诗人也似乎在思索，在感受。这是由于，在莱蒙托夫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诗人独立自主、富有朝气的个人见解，而在那位新派诗人的诗里，一切思想都是现成的，一切感情都是陈旧的……”^②

有关莱蒙托夫的生平和他的早逝，还存在不少弄不清楚、甚或难于猜度的东西。但单是那些已知的情况就已经能

^①《别林斯基全集》，卷8，第474页。

^②《杜勃罗留波夫选集》，9卷本，卷6，第219页。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

帮助我们理解这位深邃而有力的人物其文学创作的历史意义。诗人本人的生活悲剧是他那个时代的一种历史现象；就个人和社会历史而言，这一悲剧都是耐人寻味、大有教益的。

在成熟的炉火纯青的浪漫主义长诗《童僧》和《恶魔》里（原始构思萌发于少年时期），在最完美的散文作品、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同样，在晚年的抒情诗里，莱蒙托夫已充分掌握了维妙维肖的肖像画技法、深刻的心理分析技巧，并因此而成为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契诃夫现实主义艺术的前驱。

莱蒙托夫的文学遗产不仅是历史文献，不仅是过往时代的编年史，对我们而言，这位伟大诗人的作品还是永不枯竭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的财富。莱蒙托夫的文学遗产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它不仅活在俄罗斯人民的心坎里，也活在我们多民族祖国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内。诗人超越了自己那个时代的界限。他的诗句“象人民喜庆或是欢乐的日子里市民会议的巨钟那样大声轰鸣”^①，因此他也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成就的共同缔造者。

^①引自莱蒙托夫1838年《诗人》一诗。

童 年

他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谁也不知道他暗中的苦戚。
他过早地摒弃了嬉戏游乐，
而把心灵交给贪婪的怀疑。
他藐视童年期可爱的礼物，
开始思索、建造空中楼阁，
在其中把顺从的思想消磨。

米·尤·莱蒙托夫：《萨什卡》

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不久，1814年夏，退伍上尉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携同年轻的妻子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驱车来到莫斯科，寓居在岳母伊利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阿尔谢尼耶娃那里。这是Ф. Н. 托里少将的一座大石头房子，正对着红门。

现在，红门已荡然无存，托里的房子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所住宅的原址上，面对莱蒙托夫广场，拔地而起的是首都的一幢高层建筑。这里曾经是莫斯科城郊。建于1756年的凯

旋门（红门）是进入古城的城门。从莫斯科近郊和遥远的乡村里，蜿蜒而来的是扬起灰尘的马车队，装载着各种家禽、大袋大袋的麦子和白粉、陶器、布匹、麻屑、木材、油脂、蜂蜜。三匹马拉的驿车铃声叮当，骑马的急使来去匆匆，士兵、乞丐、流浪汉和香客们熙来攘往。古代版画上的红门，附近有教堂、消防瞭望塔、矮小的房子，周围是果园、菜畦……这之前不久，18世纪倒数第二年^①——1799年，在涅梅茨街^②（现巴乌马诺夫街）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③少校添了一个儿子，名叫亚历山大。

在1812年九月大火的日子里，莫斯科所有的木房几乎被焚烧一空。大片大片的火灾遗址比比皆是。烧得光秃秃的石头房子，马马虎虎地扣上旧铁皮顶盖，窗口用画上窗框和玻璃的木板堵着；残留着房屋基座和炉灶的荒地上，密密麻麻地长满杂草，——这一切都令人想到不久前敌军的入侵。但这里那里已在开始兴建新的楼房。正如谢·季·阿克萨科夫^④描述的那样：“看到从灰烬中崛起的莫斯科，真叫人一展愁容，它没有白白被烧毁；侵略大盗倒下了，解放了的欧洲明显地在感谢我们，虽说它已暗暗地在策划阴谋。俄国人民的声誉达到光荣的顶巅。看着在喧嚣声中正在建设着的莫斯

^①此处按原文直译，名为“倒数第二年”，似不符合中国习惯，故改译成“倒数第一年”。——编者

^②意译为德国街。

^③俄国伟大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之父。

^④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95），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家庭纪事》等。

科，看着凌乱地堆放着的建筑器材，真叫人笑逐颜开，心旷神怡。”①

就在这破坏殆尽，迅速恢复的莫斯科，1814年10月2日深夜或10月3日凌晨两点（新历10月14日至15日之交），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莱蒙托娃生下一个男孩。②在莱蒙托夫家族里，一代一代，交替使用彼得或尤里做为名字，但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坚持要把外孙命名为米哈伊尔，以纪念他故去的外祖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

雪橇道刚一形成，伊·阿·阿尔谢尼耶夫娜就携同女儿、女婿和外孙迁回自己在平扎省的一个不大的庄园——塔尔哈雷。这庄园坐落在离切姆巴尔县城（现别林斯基城）不远的地方。诗人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父母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由于好用权势的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的经常干预，夫妇间的不和变得越来越尖锐。阿列克谢耶夫娜当时才40开外（她诞生于1773年）。这是个聪明、漂亮的妇人，正值精力鼎盛之际，习惯于周围的一切唯她是从。

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虽然出身古老门第，但已

①《阿克萨科夫选集》，4卷本，卷3，第24页。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6。

②旧历和新历之间相差12天（其后，本书中凡属19世纪的日期，均采用旧历）。在出生登记册里，莱蒙托夫的生日记为10月2日，但众所周知，诗人本人庆祝自己的生日却在10月3日（参见玛·亚·洛普辛娜1832年10月12日致莱蒙托夫的信）。两个日期都同样正确：莱蒙托夫诞生在10月2日深夜或10月3日凌晨。

趋于式微，地产不多。他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先祖源出于西班牙的莱蒙公爵；在跟摩尔人^①斗争的年代里（11—14世纪），他被迫从西班牙逃到苏格兰。在苏格兰的古代文献里，的确提到一位姓莱蒙特的人，是莎士比亚在悲剧《麦克白》中再现的那些事件的参与者。这位莱蒙特拥戴邓肯国王的儿子马尔康，曾在他的战旗下英勇拼杀，讨伐弑父篡位的麦克白。17世纪初，在苏格兰骚乱时期，有位名叫格奥尔格的莱蒙特家族成员离开祖国，起初前往波兰，后来在俄军于1613年攻占别拉雅要塞后，作为60名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中的一员，转而效忠于莫斯科沙皇。没过多久，格奥尔格·莱蒙特以军界官员身份“被赐以封地和俸银”，得到十个庄子和加里茨克县的荒地。莱蒙托夫家族俄国支系即由他繁衍而来。

可以想象，少年莱蒙托夫在阅读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和瓦尔特·司各特的叙事诗《福马·里福马奇》时，该是感到何等有趣，因为在《唐·卡洛斯》的人物表里，他会找到莱蒙伯爵的名字，而《福马·里福马奇》讲述的则是13世纪苏格兰弹唱诗人福马·莱蒙特。

尤里·彼得罗维奇17岁毕业于彼得堡第一武备学堂，旋即任在克克斯戈利姆步兵团任准尉。一年后（1805年），他被指派在武备学堂当少尉教官，但没干多久；1811年秋，尤·彼·莱蒙托夫“因病以上尉军衔退役，并享有退役后着军装的权力”。这之后，他跟姐妹们住在土拉省叶夫列莫夫县一个叫克罗波托沃的小庄园里；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当时客

^①泛指8至13世纪从北非西部迁入伊比利亚半岛并在那里进行统治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

居在与他毗邻的阿尔谢尼耶夫家的瓦西里耶夫庄园，尤里·彼得罗维奇在这里认识了她。

尤里·彼得罗维奇和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的婚礼何时举行，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伊利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不想在自己家里见到这样一位女婿。伊利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发了大财的有权有势的包税人阿列克谢·叶梅利亚诺维奇·斯托雷平的长女，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刚愎自用、独断独行的性格。如果说好幻想、多疾病的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觉得尤里·彼得罗维奇是个殷勤可爱的丈夫，伊利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也许会容忍他，但性情暴躁、易受诱惑和优柔寡断的尤里·彼得罗维奇不会使苛求的岳母对自己有好感。加之，不久后，他对妻子也完全冷淡了。在阔绰的塔尔哈雷的宅院里，气氛变得沉郁起来。

家庭的纠纷彻底破坏了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的健康。大夫们说，她患的是肺病。病人把全部的爱倾注给婴儿，常给他弹钢琴，还轻声哼唱自己喜爱的歌曲。莱蒙托夫后来在青年时代的一则札记里写道：“在我三岁的时候，有那么一支歌，一听到它我就潸然泪下：现在我记不得它了，但我深信，如果听到它，还会产生当年的效果。这是故去的母亲常给我唱的。”（VI，386）

1817年2月24日，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病逝于塔尔哈雷。“享年21岁11个月零7天。”——这是墓碑碑文的结语。农民们保留着对玛丽雅·米哈伊洛夫娜的美好回忆，说她常救治病人。